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評鑑闡要卷四至六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評鑑闡要卷四

南北朝

宋以徐羡之為司空注

世道至此尚以風度言論為長羣相推奬夫羡之大節已虧他何足議而朝野猶以為賢實可笑亦可畏

魏寇謙之獻圖籙真經於魏主崔浩上書稱頌因立天師道場目

浩既以不好老莊罷官何歸第即修服食甚至引天師上書侈言受命夫以天師與老莊相較不啻糟粕論者徒以好奇之過咎其始終易轍不知此正浩之熱中患失欲用是為復用梯媒耳平生號稱經術至此尚可欺人否

魏奚斤為夏人所擒曰

奚斤始則堅壘自固不從安頡之謀及赫連昌成擒乃以功出偏裨為恥冒昧追敵其進也由於妬功其被擒

也仍由於無能庸懦好忌者流深可恨亦可哀

宋鑄四銖錢綱

四銖輕薄民得因緣為奸正坐變更成法之弊乃患盜鑄衆轉請聽民鑄錢何異揚湯止沸耶甚至斷新錢用古錢則更因噎廢食矣晉宋以降元嘉之政所謂彼善於此耳然錢法敗壞若此亦奚足稱

宋謝述請貸張劭死因使其子綜焚所上表注

謝述乞貸劭死既見酬納恐侵奪主恩亟焚其表可謂

得人臣事君之義所惜猶告其子耳然較之明李抗疏論救陳説紛紜惟恐世人不知事由已出者奚啻霄壤

宋謝靈運以罪見討乃作詩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語曰

靈運直是作反乃以詩文過果有其志則不應為宋官矣史以恃才陵物為其及禍之由是猶曲為遷就豈春秋正義哉

宋蕭承之以斧椎斷㭊擊破楊和注

斧椎斵𢀓輒貫數人氏豈肯聚立以待乃前誇犀甲之堅後侈斧椎之利遂不自知其言之鑿枘著書家惡道不堪一噱

魏李順使凉受蒙遜金帛隱其驕慢語又言天梯山雪消釋成川崔浩謂其欺誣注

李順向有蒙遜不敬之對茲又稱受其賄為之隱史家前後矛盾若是奚足憑哉至雪山消融成川人資溉灌則至今尚然非盡欺誣也

宋臧皇后以高祖衲衣付會稽公主至是公主子徐湛之被收當死公主持衣入哭且言此我母為汝父所作乃赦湛之注

宋祖起自艱難新洲衲衣留示子孫可也轉付主家亦何為者而會稽主竟視如護符為其子丏死命時尚悍橫若此其詒謀之不臧可知矣我母汝父云云直是委巷婦嫗嫚駡口吻不可與光武如章陵事相提並論

宋何尚之以范蔚宗有異志請出之廣州宋主以

妬才信讒為嫌注

怏怏不得志葢士習之常然亦何至謀叛而當時謝靈運范曄比比皆是可見偏安季世政無綱紀矣然文帝既知逆惡之萌又恐以妬才信讒為嫌濡忍不斷卒至芽蘖斧柯悔之已晚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為千古龜鑑

宋范蔚宗在獄作詩及臨刑見母無怍色而與妓妾悲涕注

於母不動色對妻妾悲涕不惟賊臣兼是逆子詩雖佳比之鸚鵡能言可耳史載若輩臨終相語況似有惜意謬哉

宋主命將出師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又江南白丁

輕進易退注

輕進易退固致敗之由交戰日時必待中詔實乖制勝之道而將帥遲迴覬望轉得藉以為口實欲以集事難矣

宋王元謨退敗沈慶之止蕭斌勿斬之宋主問故

慶之對以諸將懼罪自歸誅之恐皆逃散曰

元謨退敗當問其致敗之由敵强盡力不得已而敗雖不罪之可也敵弱而已望風先逃即應斬之以徇於衆豈可以衆人懼罪聊為調停當時紀律尚可問耶

宋何尚之致仕復起綱

石隱巖棲處士虛聲之為耳既為大臣致仕後豈宜徇名髙尚乎然尚之既居山矣旋復視事則所謂矯誣熱

中進退無據宜衷淑譏之

宋赦劭濬不誅綱

履霜堅氷義經早著炯戒劭濬逆亂顯著更無疑義乃始則置而弗問繼復機事不密是直自釀簒弒耳豈特坐昧先幾真是貽誚千古

宋劭以何尚之為司空綱

尚之受劭司空大節掃地較長樂老無廉恥為尤甚直非人類耳

宋袁淑沮劭逆謀注

袁淑一間劭言始則諷以疾動力叱羣邪繼則明以禍至正言折亂謀可謂凜然大義不愧純臣然使彼時即舉發其事或當不致决裂乃猶豫不决終夜繞牀欲何為哉幸以身殉不然南史之誅不能逃矣

宋子業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注

慶之老臣而甘於狎昵甚至與公主同載無恥極矣且其始猶誚何尚之後乃屢罷屢出毋老賜藥蓋亦有所

自取耳

宋主殺其弟休若綱

盡殺兄子及諸弟而欲綿一綫於孤立之幼子天理人心不可問矣以致篡敚相尋雖深忌道成而不能去足為自戕本根者炯戒

魏太子宏受禪悲泣不自勝注

宏是時方五歲史稱前年吮癰當是三四歲事即悲泣對問亦非五歲兒所能辦不問可知其僞

魏上皇勤於為治尤重刑獄注

前稱魏主好浮屠黄老有遺世之心傳位為上皇矣兹復稱勤於為治尤重刑獄矛盾若是安得為信史

魏主宏事馮太后能承顏順志注

史於魏主宏之事馮后有美辭焉不知后之於魏無論其行醜穢實弒君之賊也宏當有不共戴天之仇顧乃順志求歡史亦是為至孝刺謬甚矣

齊主問為政於劉瓛對以宜戒宋氏前車之失於

是命羣臣各言得失目

晉宋及齊並以簒奪相尋如出一轍所謂天道好還也宋之亡固反經齊之得豈合道此不過一時飾偽求名之談俱可失笑

齊主性清儉嘗言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令黄金與

土同價注

簒弑之賊為天地所不容即能恭儉所謂小善不掩大罪而乃肆言夸誕益足鄙矣

齊詔郡縣官遷代以小滿為限綱

親民之官果人與地習增秩賜金未嘗不收久任之效苟具貪詐闒茸正當易之以救百姓一以三年小滿為限非膠柱而何

齊太子出東田觀穫范雲言宜知稼穡艱難注

范雲觀穫之對自是恒語耳至以蕭衍西邸舊交竟致與謀篡逆晚節有虧則平日所為切直者特欺世盜名耳

魏旱饑韓麒麟請增穀租年豐多積歳儉出賑又

命出御府衣服珍寶弓矢刀鈴班賚注

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固祖耿壽昌常平之意然常平

亦不過救什伯於千萬耳曽力行之終無實效譬之減

人一日之食而與其半曰為汝收之以待汝他日不得

食而與之卒未得他日之慼而先致目前之怨矣然則

常平終不可行歟曰胡不可利不什不變法廢之而其

怨者將益衆毋寧仍舊貫而不為其已甚斯可耳服御

珍器或可濟凍餒弓矢刀鋋民間何所用之且非救饑之物也當時特用美言市人耳

魏高祐言宋均猛虎渡河卓茂蝗不入境目

古之弭盜者若龔遂之守渤海虞詡之宰朝歌皆有實政可紀虎渡蝗避即非夸誕亦奚足稱舉

齊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牛埭稅格日可

增倍目

饑地不亟賑民豐壤則籌增課是真幸災榷利南朝政

令如此安得不屢亡

齊紀僧眞請為士大夫曰

僧眞乞為士大夫齊主命詣江斆謝瀹斆顧左右命移牀遠客爾時君臣政令如此直令人失笑

魏主謁永固陵毀瘠尤甚穆亮言風旱為災乃過哀之咎曰并注

孝文忘父讐而盡孝祖母且非本生祖母也是其所為不無好名之意至穆亮所言亦屬矯枉過正此與後漢

建初時言事者以大旱為不封外戚之故同一支離無據

齊豫章王嶷第庫無見錢目

前云齊庫失火評直三千餘萬繼云第庫無見錢矛盾已甚安得謂信史

魏主重齊使李元凱言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慙注

魏主特好名且慕南朝浮偽之習宜元凱正言諷刺之

其慝實自取耳

齊太子長懋素惡西昌侯鸞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注

鸞曾維持子業得即君位不可謂挾仇其後誅鋤宗支乃因謀廢立自取大位耳史家所見小矣

齊蕭鸞弑齊主謝瀹與客棊竟局還卧江斆入朝託藥發而去注

瀹斆素負盛名既至倉皇聞變一則對客圍棊一則託

言藥發身為大臣置國事於膜外南朝士大夫之習害人深矣苟尚以此為髙真亂臣賊子之流春秋所必誅

齊崔慶遠對魏主言齊主應立注

魏主興師問罪兵出有名城下責言詞嚴義正慶遠雖欲為其主掩飾豈能奪理適足形其詞遁魏主大笑行賜復何謂哉

魏改姓元氏綱

魏孝文斷北語而改姓元是亡其祖也不惟失德實非

吉兆其意必以為法二帝三王之治也夫二帝三王之治豈在語言姓氏衣服乎

魏主重門族注

孝文變其祖宗之法而循南朝尚名門族之覆轍不德孰甚焉

齊主躬親細務鍾嶸言天子唯恭己南面注

齊主所親者細務非政務鍾嶸之論不為無見

魏變衣冠目

夏收殷哻本不相襲元魏變衣冠不再傳而失遼金元亦然向作禮器圖序曾詳論之觀此可為炯鑒

魏元禧遺奴就于烈求羽林虎賁烈厲色拒之目于烈拒禧可謂侃然不撓以剛正自守者及參預大事後倖戚縱橫不能救過初終異若霄壤蓋利無可圖則捨身徇名易名已上達則獨立棄利難出此轍者多矣

齊張稷等弑寳卷令百僚署牋迎蕭衍王志取樹

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目

王志既不署名則當殉難即不殉難亦宜棄官遠去援葉偽悶適見其貪生取巧耳此與晏嬰之盟崔氏同一窠臼非真剛正也

梁主弑巴陵王顏見遠不食而卒曰

蕭齊之禪死節惟見遠一人當時世道人心可知矣

梁置謗木肺石函綱

木函肺石雖仍明目達聰之意然徒飾名失實無論為告密者售奸且梁武身為簒逆惡蹟種種其罪不可擢

髮數以開言路宜言者更有大於此者乎

梁吉翂請代父死綱

吉翂力却舉孝不肯因父取名是矣然其獄果被誣陷自應公家為之昭雪豈當時未之剖正而致翂請代乎然嘵嘵詣闕究非正道向因緹縈事嘗以虞舜殛鯀不聞大禹請代為斷操三尺者不可不知

梁大有年綱

年雖大有豈能穀賤如是斗米三十錢或有之耳史家

紀載失實多未可信即實有之蕭衍何徳而致是耶

梁主命草封禪儀許懋引古經議止曰并注

七十二君金泥玉檢説本荒唐許懋駁之當矣至云凡主不應封禪則逞辨而害於理豈鐫文告成之事竟有應為之主乎

梁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乃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事不由已出梁主大怒曰

王業已成之語實自約發之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者

赤章奏辨竟欺天耳然言之者沈約為之者蕭衍聞之而怒又何為乎

梁臨川王宏以罪免官尋復其位又梁主疑宏家藏鎧仗往視悉貯錢大悦目并注

既知愛宏為私情免宏為正法則當洛口逃歸之日即當明正其罪而姑以不死貸之可矣何待妾弟殺人始為免官且旋免旋復幾同兒戲乎至屋積金錢千億餘萬雖非兵仗貪黷亦甚矣乃未聞一言責讓而曰生計

大可是其本心止慮其奪位耳無其事則一切不問卑鄙情態不堪一噱以是為友愛可乎

柔然伏跋可汗信巫地萬言其子在天上遂納為可賀敦尋為國人所殺注

少翁帷帳致神已荒唐不可信地萬謂能呼之天上尤理所必無伏跋溺惑邪言致巫覡因緣干政乃其子自明其妄尚不覺悟且以譖殺之昏狂顛倒適足以殺其軀而已可賀敦為柔然正室之號今蒙古汗之正室曰

哈屯可賀敦蓋筆誤耳

柔然阿那壤犯魏邊魏遣元孚往撫以被留辱命

抵罪復遣李崇等擊之不及而還目并注

阿那瓌以窮蹙投附備受魏恩且以兵資送歸國負心反噬執使犯邊義難稽討乃元孚以孤身持節安撫被拘而還則罪以辱君命李崇擁衆十萬不能追擒逡巡而返反置不問魏之賞罰不明若此國勢安得不日衰耶

魏崔延伯敗莫折天生因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

塞隴道

目

崔延伯乘勝長驅連平岐隴使迅掃秦州則天生可擒

囊而得乃以將士稽留採掠致賊得伺隙繕完則軍令

何在且昧日中必熭之義矣

魏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

母召與共食使其子觀景伯供食因悔過求還

注

教化之原固在躬行倡率然一人不孝即命供食以愧之且歷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相陳者一一以此為化導將不勝其敝且勞矣史家緣飾之筆豈可盡信哉

魏尒朱榮以精騎七千討葛榮令軍士袖棒棒賊

遂破擒之注

以號稱百萬之衆七千騎鼓勇可破雖史筆不無過甚其辭然用兵有方正不在數之衆寡若懦夫臨戎鰓鰓

亟議增兵其見固遠出尒朱下然所云刀不如棒以棒取勝則又剌謬之甚不可信者矣

魏尒朱天光拔万俟醜奴大柵所得俘囚悉縱之諸柵皆降目

侯淵討韓樓縱虜人五千入城而幽州下尒朱天光討万俟醜奴亦縱遣俘囚而諸柵降雖一時權譎而能得以敵攻敵之策然不量時度勢居不敗之地而冒昧為之必有受其反噬者矣

魏邢邵作赦文叙魏敬宗枉殺尒朱榮狀曰

邢邵叙敬宗枉殺尒朱榮所謂六經掃地平日博聞强記文出為之紙貴者正虚車之飾耳

魏以高歡為渤海王綱

高歡在魏已成尾大之勢然亦時君有以致之使然耳徵之不至逆跡已彰復授以重寄雖出於無可奈何而歡因此益無忌憚賀拔岳宇文泰等從而效尤魏於是魚爛而不可救藥矣

梁立太子母弟綱周宏正奏記請效目夷子臧之
節尋梁主因人言不息封統子歡譽詧等皆大
郡曰
昭明既不享年以次立賢於理未為不順而朝野嘵嘵
屬意統子宏正奏記簡文執魚臧已事為例徒高遜讓
之名而不顧禰祖之柰正義庸有當乎即如洪武因劉
三吾一言令太孫主鬯以致諸王不遜禍釀燕藩迂儒
誤人家國大率如此梁武且以人言不息封統子以慰

衆心是誠何為者耶

梁邵陵王綸有罪免為庶人既而復之綱

智通舉劾不愧能於其職藐法如邵陵不復知有君父而武帝暫免旋復溺愛失義厥後臺城既陷搆禍相尋其罔上恣行所謂由來漸矣

魏高歡討尒朱兆綱

尒朱逆惡貫盈不可更僕數魏收所謂谿壑靡猒貪人敗類正未足盡其罪狀李延壽謂汲得尒朱氏金作佳

傳事雖莫須有然千古阿其所好而為之抑揚其辭者正復不少

東魏高澄通歡妾歡幽之婁妃亦不得見司馬子如見歡解之因使更鞫盡反其辭注

子如論婁妃是矣附高澄而反其通父妾之罪則大謬正理史稱父子夫婦復如初蓋嘉其善處人人倫而不知實傷人倫大義矣

時南北通好銜命接客務以俊乂為誇注

兩國相持爭以應對敏捷相誇尚則所謂後乂者率可知矣幸而地醜德齊茍延歲月遇有能為之主取之如反掌耳

梁何敬容為詹事與人論太子祖尚元虚之失及是坐為妾弟書屬領軍免官目

敬容旣為詹事不能正諫而有後言已失蹇蹇之義而又為妾弟私屬其人尚足齒哉

金山狀如兜鍪注

通考以金山狀如兜鍪北俗呼為突厥因以為號云云

今按兜鍪蒙古呼為度古勒噶則馬端臨所稱初未會

對音之義如漢書西域傳之剽竊失真者多矣

梁主踈簡刑法又持佛戒每宥重罪由是王侯益

橫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作也應福者福之應威者威之

仍其自取耳然實不可偏廢若武帝則所謂徒作福而

不作威而其作福也又實私意顧以多行慈愛為積已

之福馴致白晝殺人暮夜剽掠其為種禍亦仍武帝受之

梁主捨岳陽王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詧

兄弟亦內懷不平目

詧兄弟之懷不平乃武帝之內愧有以啟之也卒致子孫爭據陵夷以至於亡貽謀之道可不慎歟

梁湘東王繹聞廬陵王續卒喜躍屧破目

凡死不哀喜躍破屧臺城被圍遲徊不進即後之刻檀

肖像亦不過為収人心之計耳天道神明其可欺乎魏徵以江陵覆陷乃上靈降鑒此焉假手理固有之事亦宜然

東魏高澄詐為高歡書召侯景景嘗與歡約書背加微點及得書無點遂辭不至注

高歡既預慮澄不能駕馭侯景且為籌堪敵之人豈有書背微點忘而不告之理此足見史氏之多文而鮮實

梁主夢中原牧守來降因納侯景注

叔孫豹以夢啟竪牛之禍梁武帝以夢致侯景之亂乃至餓死亦復相類此不待朱弁之從臾而後成亂階諺所云癡人說夢可不謂大愚乎

梁荀濟逃奔東魏因謀誅高澄為所殺注

荀濟果正士不當逃奔東魏獨其一死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天裂於西北光出如電聲若雷目

清輕之氣上浮而為天萬古不易者也若浮圖氏所稱

刼運則又謬悠而不可知仍此天地也安得有裂之理此盖祖女媧煉石補天之竒説遇雷雷之變史官好怪而甚其詞轉云如雷若雷耳

梁侯景偽表求和梁主許之既盟而圍不解目犯闕許和勅止援軍是延賊入門又自絶其外救也梁武瞶瞶雖有和不如死之見而牽於簡文之請卒成和議所謂天奪其魄者耳

北齊辛術為吏部尚書取士新舊參舉門閥不遺

目

晉宋以來官人之弊不過采取門閥延攬浮華歷世相沿迄無變易史以循名責實參舉折衷推美辛術曾不知爾時紳士中名實才器克副其選者果誰耶則亦徒與山公啟事侈談標榜者同一無實濟耳

梁武陵王紀伐江陵梁主與書許其專制一方目繹果有推梨讓棗之心其畫像釘體及密勑樊猛又何為哉内實猜忌外託文言以自解其孰信之

梁主將還建康卒從胡僧祐等議留江陵目

湘東雖還據建康亦未能保其不敗第就彼時形勢而論建康尚有險要可憑江陵則偏隅受敵强弱判然乃宗懔等皆安土重遷繹復優柔寡斷既卜而疑仍不决下策卒如魏人所料坐待滅亡庸劣無斷之人自取禍敗率如此

齊魏收撰魏書用愛憎為襃貶目

韓愈稱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謂作史而自附古之遺直

者猶恐不免況汝自以任情舉按曲筆肆摭其遺發冢棄骨不亦宜乎然汝猶有人心者能自言之其似汝之為而不肯自言者視汝又甚矣

魏兵伐梁且至王琛馳報境上帖然目

魏師悉鋭窺梁如入無人之境守臣告警胡黄輩尚付之漠然且逆止法和赴援之旅不知蕭繹君臣何所恃以無恐而王琛石梵報書方以為無恐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耳

齊主委任和士開高叡請出之於外士開賂婁定遠得復留叡論執被殺目

入貴橫行干政士開尤爲罪魁高叡定計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餌墮術事竟垂成卒致定遠亦斥外叡且因之以死致齊政日壞直底滅亡是定遠之罪猶浮於士開耳

陳歐陽紇名爲僕同反僕母洗夫人發兵拒境紇敗僕以母功封侯目

洗氏能知大義洵為不愧巾幗至其子以太守潛通叛人即因母功貰罪足矣乃竟錫之通侯是何賞罰哉

周韋孝寬密為謠言令諜傳之於鄴齊祖珽等因譖斛律光請早圖之目

斛律光在齊不啻如南朝之倚道濟然使鄰國得以行反間者亦因薰蕕同器讒說交傾且紫陌駐營猜嫌久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信哉

陳焚文錦於雲龍門綱

錦繡纂組之害女紅漢景詔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門外則近於矯飾好名天下之錦豈可盡焚哉上不以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齊國子博士熊安生閒周主入鄴遽令掃門俄周主幸其家給安車駟馬注

安生既號通經豈其未聞大義國破而掃門以待異姓綱常之謂何安車駟馬之賜上下蓋兩失之

周人築長圍遏吳明徹歸路蕭摩訶請往擊不聽

遂被擒曰
兵薄堅城而敵人遏其歸路急則可解緩則腹背受困
理勢判然明徹胷無成見貌爲鎮靜再阻摩訶突圍之
舉直至水淺膠舟束手就縛所謂爲長莫遠畧安在雖
憤懣而死豈足以償其辜哉

隋

文帝

詔定雅樂何妥欲沮鄭譯蘇夔議因奏止用黄鍾

一宫目

十二律旋相為宫乃鍾呂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宫可以備大成者何妥本不精樂律袛思沮抑譯夔希貴巧合以飾其短然隋文躬為悖逆亟亟正雅樂不亦誣世且自誣乎

蘇威作五教使民誦之目

馭新定之民當以鎮靜為要徒取辦于五教之誦是不能化俗適足滋擾當時文弊之為害若此

帝令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太子廣遣人謝吉言當令我早立吉告以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目幷注

蕭吉既習擇地之術乃聽逆子之言謀害君父非亂臣賊子而何秉史筆者所當深惡而痛絶之顧曲為稱述且若艷其前知者然可謂好奇而不東於理矣

煬帝

牛弘問劉炫周禮士多府史少之故炫答以古人案不重校文不繁悉注

夏商尚質至周文勝已難如夏商之舊蓋運會使然倘執省官省事之說有案不須重校覆治則舞文弄法者乘之矣不揣澄清吏治之本但知是古非今自號寬政者徒養奸耳

帝將討高麗往海口造船官吏督役立水中自腰以下皆生蛆目

腰下生蛆其人當已久死安能立水中不息且僅云什三四乎史官張大其詞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爾

然廣之罪其實浮於紂矣

楊元感反李密説以長驅入薊為上計元感不聽

注

密為元感畫策以入薊為上取長安為次及提兵經營大業粊孝和勸以早定關中徐洪客勸以先取獨夫又皆不能自决若唐高祖初舉事即定入關之計據險養威卒能混一區宇所見同而所用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屈突通堅守月餘勢蹙降唐

屈突通守志頗堅但以一時不自引決遂至靦顔事仇甘心盡力為千古濡忍失足者口實慷慨殉節易從容就義難誠不刋之論也

大業十四年分注恭帝義寧二年綱并注

綱目泥隋書北史舊文於是年正月即分注義寧二年葢二史特以義寧已奉煬帝為太上皇故用義寧繼大業年號耳若綱目於義寧之立既斥之於不成君之列

於煬帝之弒又並不加以太上皇之稱則安得從繼述之例乎至通鑑於大業十三年正月竟書義寧元年雖疾惡之義究乖統繫筆例今折衷書法於是年用一歲兩係之例三月以前大書大業十四年而以義寧二年附注四月以後分注義寧二年而以恭帝侗及唐高祖附後義例庶無矛盾

夏四月分注紀年綱并注

是年三月隋亡矣兩恭帝一出於唐一出於王世充等

準以不成君之例雖與漢更始同至唐高祖於五月受禪然其得統終不可同之漢高且煬帝弒而恭帝侗立於東都不可謂非正故別起義例於是年三月前仍大書紀年作隋於夏四月但分注紀年自己卯至癸未始作隋唐按之書法三月前與綱目異前條已著其說四月後與綱目同復揭其義於此

李密王世充皆徐文遠門人文遠見密密頓首受

教及見世充必先拜注

文達勸密數語可云不愧宿儒乃明知世充殘忍而於密敗之後不即引身遠避是豈真澹於榮利者蓋前此之莊言激論特預料密能見容故無難樂得其道及知世充不能容遂至甘心下拜所謂五經掃地蓋亦長樂老人之流耳

唐秦王世民伐秦堅壁不出伺薛仁杲糧盡乃誘

敗之目

秦王用兵之長大約始以持重養銳繼以深入赴機前

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畧天授王者不死然兵家言静若處女狡若脱兎者正復不外此道

徐世勣以李密舊境降唐曰

世勣不以李密土地邀功頗見志節唐太宗所云公不負李密豈肯負朕誠非虚語後於立武后事乃洩忽依阿毫無匡救則暮年門户計重竟爾易操非獨㢘謹有餘剛方不足實亦有負太宗之知己矣

隋唐

竇建德救王世充迫於虎牢之險凌敬説建德悉兵直趣蒲津注

胡寅以凌敬之策雖善而汾晉蒲坂非不戰所能下若延引日月世充破而建德仍不免于亡此老生常談耳使建德是時果集兵向秦如孫臏之直趣大梁未必不足以奪洛陽城下諸軍之氣特為諸將所惑一戰被擒所謂神眛當幾非天奪其魄者歟

梁主蕭銑帥羣臣出降於唐唐送銑長安斬之目

唐於割據諸雄擒則無赦若薛仁杲竇建德輩其人固非能終為人下者即戮之出降情哀詞迫而迄難逃都市之戮蓋以絶人望而靖亂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事者不顧小信即世充雖一時蒙貸而終為獨孤修德所戕又安知非明以稽誅全秦王許以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于修德歟

評鑑闡要卷四

評鑑闡要卷五

唐

高祖

太子建成約楊文幹欲害秦王世民事露帝許立

世民為太子曰

高祖無卓識泥古而立建成即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

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惑佞臣

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哉

司馬光論太宗始欲俟建成先發為羣下所逼遂

至推刃同氣注

司馬光以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為猶愈是不知太宗此言姑為漫聽漫應之意耳然使建成嗣位則唐室不久而亡當與隋同轍太宗立而延唐家三百年之基此評古者所以亟為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具炙轂之辯又安能為之諱哉

太子世民責魏徵離間兄弟徵對以先太子早從

徵言必無今日之禍目

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

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月之間者哉

太宗

帝嘗與長孫后議賞罰后辭目

長孫后讀書循理恭順節儉固足為賢而辭議政一節

識見卓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然以太宗英明豈不知

牝鷄之意何必與后議賞罰哉

有上書言去佞臣者請陽怒試之帝言君自為詐

何以責下注

鑑誠懸而物來畢照初不必豫存妍媸之見而萬象自無遁形人君臨下亦猶是也太宗不肯設詐待人比之濁其源而求流清實至當不易之論然未久而密使賂人致有裴矩之諫不宜矛盾若此豈紀載者失實耶

帝與蕭瑀論弓材邪正曰

太宗因弓工辯論弓材悟及政理深得絜矩之道夫天下情變萬狀豈能一一曲盡其致或狃於所習而忽不加察者蓋不少矣向閲養正圖會採其事題諸屏扆于引伸觸類之義蓋深有取焉

上命簡出宫女前後三千餘人目

太宗即位已放宫女三千矣今又放三千果爾其淹留永巷者又復何限白居易詩怨女三千放出宫乃詞臣揄揚溢美之言唐史不知其失實而書之此不足以美

太宗而適足以誣太宗耳何可為訓

上自臂佳鷂望見魏徵來匿懷中注

太宗懷鷂事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司馬光輯通鑑蓋襍採李延壽劉煒張文業諸家之說適足啟後世之疑夫徵固敢言者果有其事何不犯顏直諫而故為此譎術且徵奏事故久誰則見之詭諫于君前後言于退食徵亦必不出此至太宗雖喜延接羣臣亦自有堂廉之分徵豈能突如其來即自臂佳鷂何難預付侍臣而必

倉卒納之懷中類三家村塾弟子憚師伎倆皆理之所必無嘗作文辯正之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者不可不具卓識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永嘉長公主目漢明封諸皇子皆令半楚淮陽向曾著論若太宗資送公主乃欲倍長公主較漢明之矯枉過正實為不及遠矣

帝念文德后築層觀望昭陵魏徵詭言臣以為獻

陵目

苑中作觀登而望之必非一日之事徵早宜進諫即秘不使徵知其引登使視之時亦當正諫乃謬為不見而有獻陵昭陵之譏使太宗何以為人豈純臣而宜出此哉

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刺史世襲綱

唐室之衰由方鎮跋扈不馴得自專世襲故耳太宗令元景等世襲刺史雖行之踰年旋即停罷然已有以開

其端矣

上命刊定氏族志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注

當塗以九品衡人致士大夫矜其地望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之譏自晉及隋相沿不變太宗舉漢初英賢立論足以針砭膏肓且姓譜既頒使天下知衰世舊門不敢與興朝勲閥相抗而天潢為氏族弁冕亦猶周家之薛不先滕書法不以為然失之吹求矣

帝與侍臣論創業守成注

岑文本論創業守成難易當時率無軒輊向嘗著論正之兹不復綴

上謂尉遲敬德人言卿反敬德觧衣投地出其瘢痍又辭尚主目并注

敬德初降時唐室創業未就朝秦暮楚或未可知而敬德不動屈突通等進言而太宗不疑豈有海宇混一大業已定以身經百戰之人而忽萌反側之念者使太宗果懷疑忌雖撫視瘢痍又安能遽爾氷釋是蓋傳聞異

辭至謂辭謝尚主則是借宋弘以傳會其事不待辯而知其妄矣

高昌王麴文泰謂唐去我七千里且有沙磧安能致大軍目

高昌恃其阻遠猶襲匈奴失一羊走千狼之說唐兵奮勇罙入即見犁庭可知事在人為故非地險之所能限也且彼所謂熱風寒風之沙磧不過戈壁耳今則郵傳遄行且有靈泉之應可知如刀如燒之言仍出于畏怯

者流紀載失實之口耳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目

君人者制節謹度雖自用亦必有程無容過濫何況太子周官世子不會之說蓋即諸侯不計多寡之義而後世乃曲解傅會以逞其欲傅曰教以義方勿納于邪厥後承乾不終豈非太宗貽謀不能慎始之咎耶

目

党仁弘坐贓當死上將宥之因欲席藁南郊以謝

坐贓法所不宥原功而減死為流準以周官八議未為大失何至席藁南郊其事實非稱情太宗好名之念於此益彰

太子承乾多不法魏王泰有奪嫡之志上廢承乾并貶泰曰

承乾之廢雖不盡由泰之搆讒然其覬覦蓋非一日至云殺愛子以傳晉王冀以要寵則肺肝如揭矣太宗以兩棄處之可謂得當然承乾輩之閱牆與建成元吉如

出一轍幸未至元武門之甚耳天道好還吁可畏哉

李世勣有疾上自剪鬚和藥注

剪鬚和藥事屬不經即云優卹功臣亦自有道何至毁髮膚以佐刀圭設他日復有類是者安得如許鬚髯療疾乎事出李勣本傳或由太宗欲倚勣為顧託因設詞以結其心而其家遂紀之誌狀史官不察摭拾成編白居易七德舞辭復從而艷稱之後世因据為盛事其說無足深信即有之亦非情理之正吾所不取

上疑太子柔弱欲立吳王恪以長孫無忌固爭乃
止注
太宗英明能知人豈反不能知己子既不審定於前乃
欲屢易於後且此何事而與其臣謀之所謂一無足取
卒致高宗立而有武則天之禍唐室幾至於亡無知者
或以無忌為能安嫡而不知其實為唐室之罪魁甥舅
之庇猶其過之小者耳
上欲觀起居注褚遂良不可劉洎因言有不善天

下亦皆記之日

居室出言應違決於千里之外鶴鳴聲聞理固不爽太宗亟亟欲觀起居注其於易義固未津逮即遂良秘不與觀又何如劉洎一言之中綮要乎世愈降而風愈薄不虞之譽者有之求全之毀者有之人君亦惟以實心行實政可耳安能曉曉日與天下之人辯論是非哉

目

骨利幹晝長夜短日沒後煮羊胛適熟日已復出

今西域安集延拔達克山諸部去中國皆萬有餘里嘗遣人測量晷度雖北至極長時亦止出寅入戌較内地所差不過分刻間至其西皆回部連延以訖于海不通中國亦不知其幾萬里然日自没於海中亦非日入處也蓋日本無出入周天而行譬之居數仞牆下者朝向東望謂日出於牆其東設有百丈之山將謂日出於山是豈有一定哉寰海載地故人視之以為日出日入皆由於海海尚非實而況於地乎骨利幹為鐵勒别部鐵

勒拒長安不及萬里骨利幹縱遠當不至倍蓰安有自昏及旦纔熟一羊胛之理且瀚海在北而其使謂近日出處揆之暘谷經途亦風馬牛不相及盖是時未有親履其地者惟據伻來夸誕之詞筆之史册耳事不徵實無足傳信

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然費已巨億計目寢殿覆瓦餘皆茅茨而所費已巨億計則所費更於何處耶不論理之有無但務辭之奇警比比是矣

帝欲李世勣為太子用先貶為疊州都督曰

太宗之待臣下未嘗不任權術厥後陛下家事一言致貽宗社之禍究之權術有何益乎

高宗

潞王賢召王勃為修撰勃戲為檄周王闘雞文上怒斥勃曰

高宗之斥王勃似矣然於闘雞作檄知為交搆之漸而大酺分朋角戲自導以爭鬩之端明於此而闇於彼非

蔽而何然此猶其失德之小者耳

帝與上官儀謀廢武后左右奔告后后遽自訴因

誣奏殺儀目

密策廢后此何等事豈有左右之奔告尚不能禁而可

圖成者高宗羞縮受制庸懦不夫至此又豈特失臣之

譏所能罄其惡哉

帝耕耤田命易耒耜琱飾及耕九推乃止目

耤田之禮朱紘黛耜自昔已然安得盡仿田間樸陋至

五推九推以下禮别等差即劭農率先亦自有所限制豈宜以天子而下行卿大夫之事若由此遽加則三公將起而終畝庶人胼胝日亦不給高宗之失德多矣務此虚名豈能救其實罪哉

上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請推至誠待人上深然之注

當政出房帷老臣誅竄之時而以進賢責侍臣可謂不揣其本觀其納安期推誠之説未幾輒復罷之是尚有

延攬實意乎然高宗朝似此君臣之間正色讜論史載頗多此皆祖太宗與房魏輩議論故套無實際而尚虛聲安能掩其失德哉

盧承慶考督運失米官因其容色自若由中下遞

改注中上目

監運損糧當有定考乃以容色之間屢為改注直舞文骫法耳此蓋踵六朝惡習而不知其蠹政之甚曉政體者所不取也

遣使分道賑給劉思立言參迎煩擾宜且委州縣

目

賑恤固有司之事然牧令未必皆賢保無有吏胥中飽民不霑實惠者遣使分道督察則人知忌憚而弊可潛消若云參迎妨廢豈州縣之下鄉即不致妨廢乎

裴行儉討突厥於糧車伏壯士誘虜躍出擊之及

下營後遽移高岡水果大至諸將驚服注

行儉於當時固為諸將巨擘然三百乘乘各五壯士當

為一千五百人虜以為糧車驅去當必紛紛散行前後不齊且此驅行之際虜豈不覺必待取糧而後千五百人者齊自車中躍出奮擊是誰為之期會記載者欲奇其說而不自覺其必無是理致人疑笑矣又下營當避溪壑水潦必至之處行圜亦然有何奇特而致諸將之驚服行儉且自以為神益足鄙耳

中宗

帝因裴炎不肯官后父怒言我以天下與韋元貞

何不可災白太后廢帝目

武氏窺竊神器已非一朝廢立之謀固不俟中宗失言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遑亟亟欲官后父且輕視以天下與人為怒時泄憤語其父子昏闇如出一轍而受制房帷之病亦見端於此矣

武氏改國號以唐為周目

武氏之罪實浮於呂氏葢武氏革命而呂氏未革命也為當世之臣者不能為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棄冠服

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於明哲保身寛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莫甚于此余故表而正之

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綱

綱目及纂要於是年巳特書周以矣乃於丁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或係筆誤劉友益謬以為表其為唐夫狄仁傑安得謂之忠於唐其説巳著於右設云以武攸寧

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為無以字則是承上行文尚不知而可與言書法乎夫始以為同平章事書周而後以為同平章事之不書周又何足表其為唐哉

王慶之等上表請立武承嗣岑長倩異議坐誅慶之尋亦因事杖死目

武氏此時已悍然無所顧忌獨於皇嗣一節良心未盡澌滅猶徘徊觀望然長倩等忤諸武意言出禍隨已足見武氏意矣慶之欲逢惡而適以逢怒天網恢恢於此

亦可見矣

時擢用甚濫舉人沈全交為眯目聖神皇之謡武

氏不罪注

武氏不罪流言刑賞獨攬特更姓改物之始用權術以

駕馭天下耳胡寅乃謂此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海英

賢無不俯首豈正論哉

狄仁傑為來俊臣告反下獄引服武氏召問對言

不承則死於拷掠因得貶目

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貪生論者以為留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善善欲長未免阿其所好

婁師德教其弟以唾面不拭自乾宜笑受之曰髙而不危滿而不溢處榮寵者自有正道笑而受唾豈以直報怨之義師德之言鄙極矣

謝曰

武氏出梨花示宰相杜景儉以陰陽不時引咎拜

景儉不以秋月梨花為瑞雖似優於阿諛者然是時女主臨朝陰陽倒置此即吕后時桃李秋華之輙景儉靦顔為相尚何爕理之足云乃以草木榮落非時引咎自責顯附於方正之操而陰售其固寵之術此與模棱者流相去無幾胡寅責其淺言以盜小名為無足稱尚未盡窺其底裏而為色莊所愚耳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綱

武氏革命當時守正不屈者惟李安静超然遠引者惟

武攸緒餘人貪榮競進甘受牢籠然每爵命甫及戮辱隨之附邪背正者究何益哉

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綱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之説已著於前茲特書周以正綱目之誤劉友益之失且後即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不益可見乎

周狄仁傑從容勸武氏召還廬陵王目

姑姪母子之喻李昭德前已陳之矣綱目於仁傑津津

言之且以薦張柬之為復唐張本然柬之被薦時年幾八十使不及相而死事當奈何

周狄仁傑為婁師德所薦而不知歎其盛德曰仁傑歎師德盛德足見恩怨分明未忘芥蔕蓋當時有名者莫如仁傑不惟師德稱賢即後世讀書無識者孰不以仁傑為賢乎余少時亦有仁傑非感知巳之深乃服其韜晦且以復唐自任之論今以武氏始終奪唐祚及仁傑不能匡復觀之未免失言所謂為學之道當日

知其所不足亦猶沓說之意也夫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綱

論已著前茲不複綴故易綱目書法以為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

以張柬之同平章事綱

張柬之終有復唐之功雖云乘武氏之疾然此正宜用善善之意矣故從綱目書法

武三思矯武氏遺制慰諭魏元忠元忠感咽涕泗

目

元忠素負重望頗能不為利害動心乃自嶺表名還頓
旼前轍捧制感咽時名節掃地葢不待酸棗尉責以十
失已知其無能為矣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晩節可不慎
哉

流敬暉桓彦範張柬之袁恕已崔元暐等尋為武

三思所殺綱

流敬暉等者中宗也故畧易綱目書法

睿宗

李景伯言都督權重宜遣御史以時廵察已而竟

罷都督設按察使目

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李景伯等所云御史秩卑望重可以廵察奸宄秩卑則無實權望重是取虛聲明代撫按相持動輒僨事非其明驗乎

元宗

時窮治太平公主黨陸象先密為申理未嘗自言

注

象先於窮治私黨時從中密贊外人豈能與聞既未自言則其申理之事何由得傳於後紀載家阿其所好自相矛盾大率如此

姚崇先設十事注

姚崇以十事堅上意史書皆為艷稱今就其事覈之曰不幸邊功而薛訥王晙何以屢致敗衂曰宦豎不與政事而高力士楊思勗何以寵任不衰且崇於元宗之不

應懼而趨出賴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要與元宗之所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豈真能不結内侍者哉

姚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目

崇之改名真所謂不通經義夫開元乃年號非諱名可比且尊號有嗣世遞加者勢必至無名可取又豈直韓愈二名嫌名之譏足以盡之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目

日月交食原可推算而知特以改其常修德修刑可耳若夫應虧不虧必因步測者之不精乃以為瑞而賀之可笑可鄙莫甚於此

梵珠玉錦繡于殿前綱

劉友益謂特書于之末為切當明皇非真能斵雕為樸者不過博崇儉美名以飾觀聽耳

皇祖御批譏其矯激太甚觀未幾復遣使求珍翠奇寶前後判然不侔誠不能掩其情偽矣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綱

武后竊唐室天下者也宜為元宗之仇讐乃以其鼎銘為受命之符姚崇方以為瑞而表賀賢相固當如是耶

姚崇無居第注

姚崇三為宰相居官亦不若懐慎之清素二子又頗受賂遺何至竟無居第考張說為崇作神道碑有云池臺琴筑優游暮齒猶得謂之無居第耶通鑑多引舊書如此條故不如新書之得實

吐蕃公主求詩禮春秋于休烈言資之書愈生變詐裴光庭等言宜使漸陶聲教目

欲假禮義以為漸陶與慮資權畧而生變詐書生迂濶之論直不值一噱且求書者乃唐之公主非吐蕃也彼吐蕃即欲生變詐亦何藉於觀漢書哉記載者不特不達事機亦且昧於文義矣

上種麥苑中親往芟之目

耕耤已足勸農而必傴僂自芟斯過甚矣且帝既云此

所以薦宗廟云云則當歲以為常不見其繼此而行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謂此耳

上欲立太子意未決高力士言推長而立遂定曰

立嫡何事賴宦官一言以定欲不致幸蜀之變靈武之

逼得乎

詔饑饉開倉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曰

已饑饉待奏報而後開倉民其奚救其必於饑饉之前

即奏聞即命有司開倉庶乎民得稍濟耳若如元宗之

制先發後聞是惟廉正如汲黯輩或可便宜行事茍非其人將見民未蘓而墨吏先飽其壑終於民無少救葢元宗違道干譽之舉不可為訓也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曰赦有罪正以殺無罪故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元宗於瑶琚之死不貸其子裴李之誅不宥其臣羅鉗吉網流毒天下豈真寛仁之主顧欲除斬絞以博好生之名是亦顛倒之甚者矣

崔昌言不當以魏周隋子孫為二王後因命求殷

周漢後為三恪

目

元魏周隋去唐未遠𨚕録其後不失厚道崔昌乃以閏位貶之傅會五運嬗代之曲説遐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妄孰甚焉

次于馬嵬楊國忠為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

綱

目書楊國忠及貴妃伏誅説者謂二人之罪宜誅書法所以正名定罪殊不知是時衆叛親離威柄不出元

宗且元宗亦無誅之之意安得謂之伏法惟據事直書則罪名既著而元禮嗾衆刼君之惡亦自彰杜甫一生忠懇獨於北征詩褒美元禮太過不可為訓且彼時元宗顛沛流離楊氏又安能更為人患哉若謂宜誅則當於禄山未叛楊氏方盛之時捨身固争方可謂之忠臣元禮所為正韓愈所謂又下石焉者在朋友尚不可而况君臣乎若元禮者直亂臣賊子其去禄山盖一間耳

太子即位于靈武綱

馬嵬之命肅宗固再三辭遜矣茲靈武之自行即位出於何典且靈武距劍南為時不過兩月不聞馳一介奏告故范祖禹直斥為乘危叛父持議嚴且正矣

張良娣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及每寢常居上前

注

良娣新産為戰士縫衣猶婦人固寵取憐常態至欲居前禦寇竟自託於馮婕妤之當熊肅宗為巧言所惑不明甚矣先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不信婦寺類然

他日竊柄宫闈幾蹈武韋前轍皆此一念階之禍也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綱

是時元宗未傳位太子豈得以太子即位靈武尊為上皇而即書為上皇哉故正書法至八月上皇使人齎冊寶如靈武後始如綱目書上皇然太子既已自行即位故書上而不書帝以别之而於元宗則仍書帝八月後元宗書上皇肅宗方書帝

肅宗

李泌辭行軍長史帝言非敢相臣曰

不敢相臣語雖出孟子然非堯舜臯夔之正道

房琯效古法用車戰敗於陳濤斜目

車戰或宜於古而實不宜於今房琯用之取敗燎原隻輪不返自當繩以喪師之律泌何以復為營救耶

上委信李輔國與張良娣相表裏譖殺建寧王倓目

孟子稱德慧術智存乎疢疾肅宗為太子受困楊李疢

疾已甚宜其操心慮患矣乃即位以後宦妾交煽甘蹈前車既不能保其子且不能安其父豈所謂下愚不移者乎

房琯罷綱

琯之得罪皆其自取徒以與杜甫交藉其羶薌世遂有以琯為寃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正道矣

廣平王復西京固止僕固懷恩追賊及拜葉護馬

前請止俘掠目并注

時賊衆潰竄之餘乘勢悉戮而進安守忠等何難就縛

廣平狃於小勝急圖休息其識乃出懐恩之下至調停

回紇俘掠一節無識者以為美談不知以儲貳之貴屈

體葉護馬前復成何體制況其時西京初復萬衆具瞻

即正義直辭喻以功成重賚足償前約而人民土地不

得妄有殘擾葉護亦難置喙何至揺尾乞憐若此蓋其

遇事畏葸中於錮疾者甚深覩其即位以後之設施足

見庸懦無為且并非刻意輕身冀博蚩氓感泣而已也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目

易言師貞丈人吉列鎮在軍無帥何以敵愾肅宗即以郭李元勲難相統攝何難使子儀光弼分道進取乃專委宦者反居二人之上輿尸失律理固不爽九節度相州之潰又誰咎耶

上召郭子儀還朔方士卒請留子儀紿之而去李光弼遂馳入東都代領其軍目

李郭雖並為中興名將輸忠王室然朔方受代之際使子儀光弼易地而居恐光弼不能如子儀之畧無芥蔕矣二人優劣當以此定之

評鑑闡要卷五

評鑑闡要卷六

唐

代宗

僕固懷恩反綱

僕固懷恩之反雖駱奉仙辛雲京激成然皆由代宗不從顔真卿李抱真之言用郭子儀爲鎮撫以致披猖若此及乎懷恩拒命逆子伏誅乃云信不及人勲臣顛越

益形昏憒可笑耳

養僕固懷恩女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曰

懷恩反叛即引回紇入寇為助因憐其功乃養逆女為

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而唐

室不日以陵夷馴至於亡哉

元載請除魚朝恩上令載為方畧因宴縊殺之以

尸還其家曰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令方畧儼如敵國不

大可笑乎乃至還尸賜錢不敢肆諸市朝使憲典肅而炯戒昭益所謂庸懦無能之至矣

元載忌李泌上以泌為江西判官且言俟決意誅

載可束裝來曰

代宗欲罷載相泌即應直行黜陟論史者乃疑載柄權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之哉蓋彼時紀綱陵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回紇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皆駑瘠無用注

唐時與回紇和市以多縑易羸馬縻帑幾數十倍且縑帛或取諸民江淮織輸人以為累白居易所以有陰山道樂府之刺也今與哈薩克易馬所司得差其良駑而均衡之計市直不及内地三之一而絲縑則令各織造平售官織事不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居易見此當復云何當反其意次韻以紀之閱通鑑至此復為示其梗概俾讀史者知柔遠大經在挈其綱而善用之耳

郇模持竹筐葦席哭東市顧獻三十字上召見賜

衣館於客省

彼時所謂團練監軍孰不知其奬邮模佯狂行市其跡近於惑世誣民代宗率爾名見不察其心之邪正言之是非輒復授衣設館昧於政體矣

常衮欲辭堂封時人謂禄以養賢當辭位不當辭

禄注

時人譏衮云云葢出於佐饔者之口然衮猶稍知節操較之持禄固位者流猶為彼善於此若但徇大烹養賢

之文而不知制禄代耕之義豈伊臯作相必當日食萬錢耶司馬光㢘恥存焉之論庶乎不失平允

常衮言陛下欲用李泌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利

弊目

新進無所建豎克知灼見為難固非歷試不可若李泌在肅宗朝參預密勿委任已深代宗自廣平就封之時即傾心倚信且賴其調停久矣奚待授以方州俾知人間利弊耶常衮一言而以新間舊不惟惑之甚直是昏

之極矣

德宗

術士桑道茂言將有離宮之厄奉天有天子氣因

築其城以備非常目

德宗因術士之説築城以備非常其去梁武跣足下殿何異是時唐室未至陵夷誠控馭得宜何至有播遷之患道茂妄言禍福明王所必誅尹起莘乃以盍若勸其親賢諸大事責之豈非迂儒之見耶

回紇使董突歸國振武留後張光晟掩殺九百餘人目

董突奉朝命率衆還部使朝廷果善撫而柔馭之豈能滋擾光晟以九姓之譖遽欲加誅請而不從復誘其犯法掩殺殆盡是宜明正其罪而德宗不問及回紇請復讐方為之貶光晟柔遠之經御下之法德宗蓋兩失之

朱滔將反三問其衆不應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郡王目

朱滔欲叛三問而人不對脅以威而後强從之可知唐室之事猶未至於不可為乃德宗既聞告變冀賜爵以慰安之而反謀益熾無異抱薪揚湯措置之不當於此可概見矣

奉天改元赦文陸贄言宜悔過引咎及制下四方人心大悦目

興元下詔四方人心大悦者蓋以太宗之德在人者深而當時人心亦皆厭亂故其感動之速所謂饑易為食

渴易為飲而赦脇從以銷羽翼尤不失濟變機宜耳無識者乃云德宗反正全由文誥動人不知反正而措施乖方藩鎮横逆如故浸淫以至於唐亡所謂感人者安在孟子云仁言不如仁聲信矣

蕭復嘗言宦官恃恩縱横又言楊炎盧杞瀆亂朝政目

德宗縱宦官袒盧杞幾於好人所惡故其後雖能克復還都而播遷至再亦已災及其身蕭復抗直雖云不量

鑒而正枘然比之當時朝臣可謂鐵中錚錚者矣

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進諫注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民獻瓜果不過循野人芹曝之分錢帛賚與已足相酬遽欲授以試官其昧於輕重實甚陸贄謂虛名濫施將無以為立功者之勸非惟深中當時情弊抑亦千秋為君者所當留意也

既至鳳翔欲因兵勢遣人代李楚琳陸贄言事同

胁執不如侯奠枕京邑徵授一官注

楚琳戕節使附逆泚當戡定之初明正其罪為反側子示警所謂名正義順而徳宗乃欲因勢脇代近於詭譎即陸贄欲羈授官職亦失之養奸豈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乎

李晟戍成都取營妓以還張延賞追返之遂有隙

目

延賞憸邪原不可相然晟為大將不宜取妓又以私憾釀成釁端則取禍不得謂無因且不待尚結贊之反間

耳

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賑撫上言恐生奸欺曰水連四十餘州溺人三萬餘計賑撫惟恐不逮猶虞或遺且竈竈澤鴈皆按驗可得姦欺亦何自而生此而尚欲屯膏民困將誰恤乎况徳宗昔於朔方從逆之將士尚議並給冬衣而此淮西罹患之災黎獨靳恤之升斗前後自相刺謬亦已甚矣

陸贄奏均節財賦請兩税以布帛為額注

租庸調變為兩稅在唐時沿習歲久其勢亦難驟更贄欲改賦錢而復徵穀絹是徒泥故冊陳言而不知時勢所便且有不得不易錢而為銀者夫民生利病特在司牧者調劑而善馭之可耳若銀錢穀絹不過易名同實耳理之不得其人皆足病民亂政贄前後奏議多達國體此則不免迂腐為並存而別白之實不害其賢也

督其賦城自繫獄注

陽城為道州賦稅不登自署下考觀察使遣判官

徵科撫字原應並行不悖使遇災傷為民請命宜也設值歲稔亦必盡去其賦以為利民依古無此治體史家所載失之未詳至城自署其考自繫於獄則不免市名矯激亦太過矣甚而往案判官且載妻子逃逸官箴又可問耶

李景略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任迪簡彊飲之歸而嘔血目

為人隱過固長者之事若以醯行酒彊飲以冀追人之

罪且飲醢亦未必至嘔血迪簡特藉此要結衆心矯情飾偽諸軍士遂墮其術中覬他日之推奉代帥肺肝如揭矣

憲宗

梁悦報讐殺人綱

復讐之義在列國分爭時法紀不立仇釁相尋不得不激為此論若承平之世以里閈細民悍然自抗王章豈可為訓韓愈所議判律令經義為兩端其流獘適足為

奸民藉口耳向嘗明著其說讀史者不可不知

吐突承璀有罪出為淮南監軍目

憲宗以監軍為罪人示貶之職所謂罰不蔽辜且猶自矜為能斷則其平昔中於閹豎之蠱惑深矣李絳尚稱能直言匡正者所對亦若得之望外其視孔戣顯劾奸邪轉遜一籌矣

李絳言邊兵無實上令按閱會絳罷相而止注

兵籍軍裝有名無實憲宗平時漫不知檢聞絳言而始

鷩會綘罷而即止邉防按閲視相臣去留何以為政然元和方有事誥戎不宜簡率若此疑記載者不無舛辭

韋貫之言禮部侍郎重于宰相注

禮部重于宰相逞臆説而不中事理彼葢以為取士所以儲材也憲宗美其言未幾遂以為相可謂以言取人而不知任賢之輕重矣

召柳宗元劉禹錫等至京師既而復以為遠州刺

宗元黨附叔文自取戮辱韓愈作誌以為不自愛惜語涉周旋若禹錫既以失身獲譴而還朝尚罔知懲艾肆言譏忿其罪當不止與柳同科乃集賢金紫濫賞屢叨守正如裴度汲汲薦剡又何為者韓誌惜宗元不得有力推挽應即指是而發蓋均為文人氣類陋習所中非正道也

盜殺武元衡許孟容請急搜捕因誅王承宗卒張

晏等注

盜殺宰相事出非常捜捕豈容刻緩乃所司惑於賊人詭計竟爾觀望遲疑使非許孟容剴切進言幾欲置之不問及下詔大索又以士則妄告李代桃僵雖元膺購募山棚罪人斯得尚欲掩飾前非不加窮治豈足以肅法紀而申國憲由是觀之憲宗之平淮蔡蓋幸耳非真能恢弘太宗之業者也

柳公綽為京兆尹杖殺神策小將目

躍馬衝導罪之細者即平民有犯予杖已足儆辜京兆

雖以肅清輦轂為任亦豈可因衡已尊而遽斃軍將公綽此舉非惟草菅人命幾於弁髦王章及上怒詰猶飾辯不已是但知唐突者之無禮而不知專擅者之更非禮也或猶以公綽為風厲真不知政衡者

上求方士以柳泌能合長生藥用為台州刺史曰

大亂甫戢而亟亟求仙服藥蓋由志滿意盈遂爾一蹶不振而穆宗且甘蹈覆轍而不悟非所謂貽謀不臧者乎

裴度為皇甫鎛之黨所擠罷為河東節度目

晉武平吳贊成者獨有杜預而山濤則云吳平之後方

勞聖慮其言可謂知要憲宗倚任裴度河南北得以摧

陷廓清可謂有為之主既而鎛异並進度且不安其位

中興之業自虧一簣于此可見處成功之難

穆宗

錢徽楊汝士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屬所善進士不預

而鄭覃裴度子弟及第文昌因言皆關節得之

上命覆試貶徽等目

黨牛怨李已足紊亂朝常至通關節於貢舉是以先進引後進其為門戶紛爭瓜連株蔓尤不可究詰矣若時人稱美錢徽不奏人私書此更瞽說既有私書則掌舉者已屬納人關節且未必止段李二人而已徽即下愚肯自言耶史書之不足信如此

敬宗

韋處厚諫上宴遊言先帝時陛下年已十五今皇

處厚冀以危詞聳聽而不知其言之乖謬大臣篤於忠愛苟事切君身當隨時直陳無隱豈宜計儲位少長為進諫等差乎使其隱微果存此念則心跡叵測罪不容誅即詭飾以抒激切而顯斥先朝罔顧尊親之諱亦豈能掩其不敬處厚於二者皆無可自解尹起莘僅責其受賞不辭不從大體立論殊失輕重而敬宗乃感其言非昏戾而何

子纔一歲目

文宗

上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曰

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不特築室無成亦且小人得以

生計此失策之大者也

路隋言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曰

宰相叙百揆其職固無所不統自漢晉以來丙吉大言

燮理謝安自命風流於是不親案吏不視細事名尊相

體實隳官常路隋此言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至楊國

忠輩擅權通賄由於委任非人以彼貪憸性成當日即不兼瑣務其能盡匡弼之職乎

柏耆馳入滄州斬李同捷諸將爭論坐貶尋以李祐卒賜自盡曰

柏耆雖不免急功然以諸道攻三年不能得之賊一旦誅之其功固可抵過也乃以李祐之死遂令自盡何以厲用命之士哉

宗閔與德裕有隙杜悰說宗閔用為御史大夫德

裕驚喜泣下目

杜悰欲用一官羈縻德裕此特為宗閔畫策平憾耳若德裕巳朝夕可望入相豈轉以知舉與御史大夫為重哉蓋德裕之意以悰為宗閔謀主故偽為驚喜寄謝冀緩其傾陷之計史家乃謂德裕實艷羨科第清華何異癡人説夢然德裕之機詐實亦可鄙矣

李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目

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二語似矣然邪

正固不容不别而朋黨實非朝廷所宜有如李德裕較之牛僧孺為畧正矣然其朋黨惡習何嘗不為當時之害

薛元賞杖殺神策軍將因白服見中尉仇士良曰元賞擒杖軍將頗著風力亦末流之錚錚者士良雖强横據理直折彼固莫如之何因服往見又何為哉

柳公權以服澣濯之衣為末節上以為諫議大夫

目

公權以敢言著聞文宗亦嘉其風采然彼時宦寺弄權朝臣植黨未聞有所糾彈則亦杜欽谷永之流耳區區不誒澣衣托詞筆諫亦所云末節而已

武宗

李中敏判仇士良不應蔭子李德裕以其楊嗣復之黨出為刺史目

中官蔭子至明季而獘極其實已濫觴於此中敏一判不煩言而切中竅要璫豎銜恨有志者方當力為主持

德裕徒以門戶之見輒加貶謫不顧是非不循法度惟報復私嫌是務可鄙甚矣

上欲誅楊嗣復李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言天子

新即位不宜手滑目

明罰敇法惟當論其罪之當否罪不當雖小豈宜輕濫罪誠當雖大安得姑容嗣復及珏如果詭謀廢立實為法所不宥特以言出士良讒搆其情尚近曖昧耳杜悰

年少新立不宜手滑云云所謂似是而非果爾則年既

長立既久遂可不思明慎乎聞見録載宋范仲淹於光化知軍遇賊棄城事欲為曲貸其死所傳尤為悖理向已深斥其説而其手滑二字實即原本於此事不同而義則一因并著之

李德裕草賜黠戛斯書言可汗與我同族目人君居中馭外尊卑之分本自秩然而柔遠大經惟在德懷威讋徒欲以文字爭衡抑亦末矣況遠尋苗裔傅會夫離尤失救命之體且即所稱北平太守亦有何足

貴德裕頗擅文辭且自詡能使異域奉約執禮而立言謬誕若此豈非千古笑資

宣宗

君臣務反會昌之政目

大中務反會昌之政論史者徒以時相前後傾軋宋室紹述紛更有類乎此殊不知宣宗未嗣位時久為武宗所不禮而李德裕擅權日久又挾震主之勢覬太尉顧我毛髮洒淅數語與霍光驂乘何異則德裕之致禍本

其身自取豈待同列巧爲排擯而宣宗猜忌寡恩之失有不止於矯枉過正者矣

李德裕以私憾殺吳湘其兄訟枉再貶潮州司馬

丁柔立素爲德裕所擯至是訟其寃亦坐貶

目

李紳案奏湘罪不無迎合執政之心及御史覆奏其寃德裕自當平情昭雪乃竟以私意擅殺且罪及推勘之人徇門户而專威福再貶實罪所當得柔立素爲所斥乃以爲之訟白得名然豈能欺有卓識者哉

裴休請早建太子上言若建太子則朕為閒人曰

宣宗之言實屬可鄙可笑夫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所為遲遲而不敢冒昧從事正堯舜之志也若宣宗者直以帝位為奇貨且以其子為他人又安能有為天下得人之志乎嘗考以忠臣自負者莫不以早建太子擇賢師傅教之為急務此無他蓋半出於懞懂盜襲人言而不知世務半出於僉邪欲圖後日之富貴而已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若因選賢教之即得賢則

堯舜早施之於丹朱商均矣且世愈變而風愈下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論即有英賢之姿諛之者獻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蹟章章可考也則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間均選賢而教之之為愈乎是不亟亟於冊立者實所以保全之也設云一旦不虞將起紛爭蓋處置得宜雖不立亦如泰山之安若處置不得其宜雖立定亦有肘腋之患茲故悉而論之以破千載之惑

詔戎臣失律并坐監軍目

監軍理不應設直撤之可耳乃不懲掣肘之弊而轉定失律並坐之條是欲去其權而反加之權也非抱薪救火而何

鄭光莊吏恣横韋澳請置於法上令痛杖而貸其死目

豪貴肆惡鄉土最為蠹政害民況輦轂間豈容恣横若富族抗租不問勢將獨於貧户取盈其弊更不可究極

韋澳執械莊吏請置於法按律正無可逭乃宣宗不但不治鄭光庇蠹之罪且為奸吏宛轉乞憐史稱大中朝用法無私其然豈其然哉

上嘗欲以韋澳判戶部澳辭其甥柳玭尤之澳言

主上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目

韋澳數語固足為貪名位者下砭然為臣者感激自效冀時事可以日理方為不負特達之知乃沾沾以他歧干進恐啟他人之疑為說是特對甥自炫名高耳其所

云造滕時事又誰見之而誰傳之

懿宗

王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注

王式當二浙積玩疲獘之後整頓戎行動中竅會可謂不孤任使所論散給軍食不置烽燧二事亦能發韜鈐所未及至以懦卒為候騎則不可為訓蓋偵候雖不專於戰鬬而深入敵境得悉情形以歸此豈懦者所能辦且懦者若未見面目輒張大其事以告豈不揺動軍心

反致僨事乎是雖偶中一時而不可為軍行成法也

彗出于婁司天監奏為含譽星目

幸災者謂之彗貢諛者謂之含譽由是觀之則其為休為咎固已無定然世之治與不治在政之得失休固不足詡即咎亦應慎之於其未見及其既見不已晚乎

康承訓拒蠻寇因天平小校燒營得解圍去詔加

承訓官小校不遷一級目

承訓先事無料敵之智臨事無應變之才賴天平小校

力爭出奇致勝顧冒功掠美親暱皆濫膺爵賞而首庸轉不晉一階其何以使軍士奮勇效命然彼時懿宗獨何為者哉

葬同昌公主舁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舁罷珠璣覆地注

溺愛厚殉其繆自不待言然如百二十輿三十餘里云云猶暴殄情事所有至所云舁罷珠璣覆地則理所必無夫數百人之首飾安得如許雜寶即誠有之亦豈能

覆三十里之遠蓋所云紂之不善作史者形容而甚其辭耳

僖宗

成都突將作亂高駢招諭還營陰籍其名掩捕殺之注

駢初至西川諸事頗中機畧顧漫信妖術焚紙散豆遂隳軍士之心且停廩省官復濟以嚴酷浸致突將謀亂旁謝既乖大體孥戮濫及多人豈良將所為哉

劉巨容破黄巢不肯窮追曹全晸以除代亦還賊勢復振

巨容膺閫外之寄賊方敗竄有會可乘正當悉銳窮追以靖伏莽乃怨誹國家負人欲留賊以圖富貴全晸既統舟師渡江聞除書而遽返致賊氛復煽江東二人之罪固不可勝誅然所以致此者豈非僖宗不能振飭紀綱國政日壞而尚専務遊嬉其獲罪祖宗較之二人為尤甚也

鄭從讜鎮河東參佐皆名士時人謂之小朝廷曰名士虛聲相尚未必盡於實用有裨聚集雖多亦何足異況幕府得人極盛亦不過如綠水芙蕖之比時人乃目之為小朝廷唐末人心幻妄不知明别尊卑於此可見

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于黄巢既乃殺巢使者擊破其兵曰

重榮擁河中重鎮戰守皆有可憑何至望塵降賊真所

謂亂臣賊子也迨困於調發始驅殺賊使擊敗賊兵顧藉口於屈節紓患所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乎

王鐸表請還朝詔從義昌過魏州樂從訓圍而殺之目

鐸初自請出師聊藉以免伴食之誚非果有制勝長畧也是以坐鎮數載老師糜餉無尺寸功乃靦顏表請還朝不特庸碌無能亦且出入自由矣況當戎馬倥偬時擁姬侍而侈服御致為姦人窺伺舉室罹災抑亦自貽

之戚耳史賛乃稱其有社稷才扶夫王室幾致中興不知鐸有何功業而如此稱許可謂信史乎

昭宗

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會諸道兵討之綱

克用固非始終忠於唐室之人然既有興復功豈宜首議削除況爾時朝命本不能致討特欲藉力三鎮徒快其并吞私計耳然使克用果滅則三鎮益彊仍為國患矧克用又未易即滅而徒授之口實卒之一博不勝轉

不得不屈體調停使諸藩效尤脇制是直甘心瀝鴆自
斃范祖禹死疾庸醫之嗇猶不足盡之
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每本縣令到官輒往謁拜
之于庭注
節使不敢橫行理固宜爾然當時逆藩跋扈朝命視同
弁髦何有於桑梓一令況師範並無盡心效忠之可紀
乃欲以曲謹沽名飾詐其誰欺
以李谿為相劉崇魯受崔昭緯指掠麻慟哭谿竟

罷目

崇會甘爲昭緯爪牙黨私攻許謬博直名較谿之僉邪附勢更爲奸巧而彼此狺狺交鬬撓紊朝常唐室紀綱掃地矣其欲不亡得乎

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思得骨鯁之士驟用孔緯張濬目

以昭緯潛通藩鎮因改用緯濬而緯濬亦即結交藩鎮之人蓋唐祚久衰諸臣中具謀國之心者百無一二而

一二人者又無幹濟之才如杜讓能等且澌滅殆盡而所用率皆僉邪氣運至是尚可與圖存乎

以朱全忠父名誠改義成軍為宣義注

改軍號以避逆臣家諱可謂冠履倒置庸懦若此安得不為天下所輕唐室陵夷至是蓋亦無足論矣

韋貽範起復再相命韓偓草制偓不肯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注

命相失當即上疏論列亦臣職所宜然若但斷斷以草

制不草制爭之則茂貞所云書生禮數與反何異二語詞雖俚俗識已深悉其矯情博直蓋唐世停草裂麻痼疾相沿甚為蠹政之尤此雖起於下多偽臣實亦因於上無明主然爾時朝政固無一足加責備者矣

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尋為全忠所破遂請降目唐室阽危諸藩皆坐視不救惟師範慷慨誓師差強人意惜諸將才皆庸懦事迄無成乃青州之圍不能始終全節輒開門降賊前後判若兩人實負初心矣

司馬光論袁紹崔昌遐俱誅宦官以快一時之忿
而國隨以亡注
司馬光蘇軾皆以漢唐之亡後先同轍亦就其大誅宦
官一節而言耳然袁崔二人心跡則有不可同日語者
紹佷愎好勝其才尚足有為其名卓也未嘗不思用其
力而後除之迨鳴鼓洛陽尾大不掉則非其所逆料止
快一朝之忿而不計他日之患誠所謂惡垢焚衣因憤
決癭者若朱温逆跡久著即不招之使來且有岌岌之

勢昌遐復從而促之彼既素黨逆温知其為賊而曲意相徇第欲藉其聲援以奪北寺重權遂置朝廷顛覆于不問非唯引寇之罪實有賣國之心是春秋大義所必誅者豈得與本初鹵莽僅致失算相提並論哉

昭宣帝

帝禪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奉冊寶詣大梁

目

楊涉初聞作相猶對其子自歎不幸恐累子孫及是遂

艷心富貴不顧罵名與張文蔚輩齎捧册寶委贄賊廷天良澌滅殆盡不但重負初心亦有愧於其子矣

評鑑闡要卷六